圆桌讨论：中国引领全球汽车革命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11-17[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80348&idx=1&sn=0d4e5487453b35f507ba6195abef6170&chksm=8bb019cdbcc790db09670d08ffe8af296de5a001a50b7e4422d2e3e34d04a47df39a8b6f0dbb&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23)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

殷承良  |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两位教授都从不同的角度用自己的方式回顾了我们的汽车产业一路走来，一直到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引领世界发展这么一个状况。张教授我也想先听一下您的一个解读，我们的汽车产业从零到一，再到合资办厂、引进技术等等，再到后来我们搞自主研发，这一路走来是不是我们在汽车产业的顶层的重视上从来都没有变化过？

张维为：我一直讲这是相当完美地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崛起背后的中国模式。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社会的作用，“新型举国体制”非常之厉害，你看以新能源车为例，这么早，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三纵三横”。“三纵”就是纯电、混合加上氢电池。不断地试错，最后做出战略抉择，以纯电动为主。整个的决策过程你看得出来的，它先是多条技术路径，然后统一到一条。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大量的民企做得非常好。然后社会的作用也很重要，培养消费市场。

主持人何婕：可以说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殷教授一直研究汽车产业，您可能对顶层的这种坚定不移更加有了解。

殷承良：对，没错。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实际上早就追溯到1990年代初，可以追溯到海湾战争，我们发现石油在未来的能源储备可能会出问题。电动汽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在“八五”期间国家就布局了电动汽车，那个时候就是以纯电动先起步。后来到“九五”期间又开始布局了燃料电池的中巴车，后续就开始我们“十五”的“863（计划）”，“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一直到今天“十四五”，其实我们是六个五年计划，从来就没有过变化，坚定不移地奔着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这个发展方向。最终造就了我们今天从一个简单的样车到完整的产业链，到整个推动大的生态体系的建设，从来就是坚定不移一步一个脚印这么上来的。

主持人何婕：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说中国制度，在我们说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深刻地理解，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中国人做事情会有一个全局思维，会有整体思维，会有危机意识，会有底线思维。你看其实在新能源汽车的布局上面，这几个思维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张维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老说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文明，它知道生活不易，崛起也不易，所以很多问题是长远地思考。整个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现在看来真的是我们模式一个巨大的优势。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

主持人何婕：对，我在这再问一个技术问题，传统汽车的这一块，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是怎样？为什么传统汽车突破那么难，而新能源汽车我们可以赶超？

殷承良：其实汽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距今120年历史了，从德国最早发明，然后美国形成生产线，大规模地制造，120年历史，我们轿车是1983年、1984年才开始发展，所以先天上真的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个是客观事实。为什么是新能源汽车超越？

主持人何婕：到底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殷承良：非常大的不一样。首先核心的零部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发动机，我们用电机来代。我们没有了油箱，我用电池来代。电动汽车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核心的零部件方面实际上是大量地简化，这是第一。第二，最重要的西方也是从零开始。

主持人何婕：你说新能源汽车对他们来讲。

殷承良：没错，电动汽车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中国又有这么多的潜心研究的工程师，举国上下奔着一个大目标怎么去突破的。所以我们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超越，这个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后续的燃油车，我们是不是永远就一定不行，也不是这个逻辑。到今天为止，全世界都认识到，以后的节能环保减排的，最终清洁的能源、电动类的，应该是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整个西方传统汽车也是日渐萎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在发动机方面特别新的大规模投入几乎渐渐停止了。

主持人何婕：也就是说在传统汽车这一块，西方在这个技术上的迭代也很少再发生了，可能就是以守成为主。

殷承良：守成为主。而我们由于你一方面不走了，我们这边还在追，技术迭代上头又反哺过来的，所以这样一来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

张维为：我现在就在想日本怎么办，德国怎么办。德国它现在大规模投资中国，它的企业家很清楚，它知道未来在中国，包括你说新能源车。

主持人何婕：宝马在中国造了一个最大的分厂。

张维为：宝马、大众最近都在增加很多投资。中国崛起之后，汽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影响，这个我们真的要研究。我到比亚迪合肥总装厂去参观。

主持人何婕：深为震撼。

张维为：深为震撼，真的。我当时问过很简单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个企业跟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比产量谁更高？他说当然我们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背后一种超级的自信，你感受得出来。我们直接到车间里去看的，每天产量已经是600辆。到那里感到生机勃勃，充满朝气。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也要留给人家一点活路。他怎么说的？我们的轮胎现在还用不少米其林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实际上原来华为也说了，说我们愿意保持生态链，大家合作共赢。但西方这样不停地搞制裁，特别是美国，那对不起了，我们是一定要自主可控。

主持人何婕：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产业蓬勃发展了之后，是成为世界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引擎。你看我们来讨论原来的传统汽车逻辑跟新能源汽车的逻辑，你会发现这种超前的思维，超前的战略布局确实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体系的概念。而这个体系可以说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法宝，特别是道路互联技术等等。张老师频频点头，一说到体系一说到生态，你就知道这个是中国巨大的制度优势的产品。

殷承良：是，确实如此。汽车是所有的产业链里头，最长的一个，一直到橡胶轮胎接地，到非金属材料，在这么长的一个过程之中，如果说仅仅是车辆本身，西方120年的历史，它底蕴在，所以它过去的逻辑也叫“整车为王”，你所有的零部件你都得要听我的。你要不是这样的，我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走到今天开始不一样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新兴的新能源汽车，大家拉到一个起跑线上，这一部分都从零开始怎么去发展，这个时候“抢赛道”，你要政策上把它加上去。你的基础设施毕竟不是加油了，充电怎么办？这些东西都得上去。一直延续到锂矿、矿山之类的，还有我们的中国的法宝，稀土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前端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优势。好了，这个东西怎么办？肯定必须是系统化，否则稀土一天到晚地乱挖，到最后就没了。培育的市场没有政策的加持，它怎么能好？到现在开始新的互通互联的加进去，没有中国的基础设施怎么能行。过去两者分离，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智能化的交通体系，智能的这个东西互相加持，车给它加持，它倒过来给车加持，所以这个时候汽车它开始变成网状结构了，不再是一个单一的。

主持人何婕：不再是它一个行业里头的事儿。

殷承良：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跟西方一比，我们的制度的优势，我们巨大的这样的网状结构，生态链的优势就出来了，这个无与伦比。

张维为：总书记讲过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就是供给在那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需求，特别在中国这样超大型的市场。像通信基站全国几乎是100%的覆盖，光纤通信98%的覆盖，这国外都做不到的，我们通过我们制度优势做到。我们的国企负责这些东西，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你看一个4G普及以后，短视频也来了，移动支付等等，5G一普及，对应汽车产业，这都是新起来的。这些东西有供给，很多新的需求就冒出来了。

殷承良：没错。其实现在整个西方国家也都充分地认识到了，因为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它就一定很少有人去做大规模的公益。举国体制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有的互通互联的，我们建的世界上最多的高速公路里程，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网络、村村通电，没有这种制度的优势，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张维为：殷教授提到的工程师优势，这个不得了。我的“文明型国家”理论，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同时他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西方国家加在一起。合肥建个厂说我要招1000个工程师，可以招到，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到的。

主持人何婕：就像您开篇就说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是大家研究中国的体制优势，制度优势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们是会为国家责任，为社会责任会去做很多很多让渡的这样一种体制，我们的国企也承担很多这方面的责任。所以您看其实我们要算总账，可能很多年收不回成本，看上去好像是投入挺大，但是你看它拉动了太多其它产业的发展。所以这就是全局眼光。

殷承良：没错。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我们最近走了两、三所被美国制裁的高校，都是理工类高校。晚上是不灭的灯光，中国工程师、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不得了的。你越是制裁我，越是要超越你，现在国家大量的投资，非常令人鼓舞。

殷承良：可以这么说，我们从2016年中国的工程师总量首次超越了美国。然后差距就越来越大。我们的工程师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这个是世界各国统统都不能跟我们比肩的。

主持人何婕：对，即便我们单从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去观察，依然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去攻关的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实现这些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新型举国体制”，它会对攻克这些难关起到什么作用？

殷承良：过去我们的举国体制可能很多人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然后让全国一盘棋这么来。但是“新型举国体制”我个人理解不光是政府的引导，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科技界、产业界，各方面觉醒以后，自觉自愿地加入。怎么去理解？比如说芯片，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在这上面有很多的重大专项，那个时候是纯粹政府的引导，但是非常遗憾，成果有不少，但是真正落地应用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多。企业那个时候还是更多说国外的东西很便宜，但是后续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被“卡脖子”了，这个时候是全社会觉醒，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中央、我们政府一家的事，所以这个时候是全社会的事情了，包括企业，过去只说这东西就是外国的好，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我有国内的替代，确保我供应链安全，我自觉自愿地开始考虑去用，其它的各行各业跟着相关的都开始大规模地投入。当一个国家政府的引导，加持了社会各行各界，举国都达成共识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新型的举国体制”已经远超我们过去理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这个迸发出的力量，那是不可小觑的，是加倍加倍再加倍的一种情况。

主持人何婕：殷教授这个观点确实很有启发。“新型举国体制”它其实是全社会上下的齐动员齐发动。它能够激发出来的，真的就是我们说的人民创造的磅礴伟力。

张维为：我当时讲过去美国打科技战，我们最终要给特朗普一个“勋章”，他逼着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做了反而效果很好。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11月14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